

不可忽視的泰國危機

羅石圃

泰國的位置在亞洲東南部，西部與北部鄰接緬甸，東北毗連寮國，東部與東南部和柬埔寨犬牙交錯，南部和馬來亞唇齒相依，西南與越南隔海相望。

若以泰國首都曼谷為圓心，以香港至曼谷的航空線距離作半徑（約一、〇一七哩），這一圓周以內，將包括緬甸、寮國、柬埔寨、南越和北越、馬來亞全部領土，約半個印度尼西亞，整個東巴基斯坦，其中加爾各答、檳榔嶼、新加坡和香港等國際商埠，都包括在這一圓周之中。可見泰國是位居東南亞心臟地區，在戰略上佔着極重要的地位。二次大戰時，日本進軍東南亞，便是首先佔領泰國，在共匪南侵東南亞的藍圖上，如何使泰國變色？當然是它最重視的問題。

最近以來，在泰國政府一再揭露共匪對泰顛覆陰謀，及泰共武裝在東北、西北的活動，與馬共殘餘在泰南的出沒互相呼應，曾引起新聞界的注視。但當記者們到達曼谷，看到建設的繁榮、人民的安樂，在一片歌舞昇平的氣象中，也許會有人告訴你：泰國共黨活動的消息，滲雜了爭取美援，拖延選舉的成份。其實這一說法，其本身就是共黨積極顛覆下的危機，使泰國人鬆懈防共意志，使美英及其同路人對阻滯援泰有所藉口。共匪要在泰國開闢越南第二戰場，泰共在其積極支援下已有了裏應外合四面圍攻的部署。我們必須深入地去看泰國所面臨的危機。

問鼎者須先爭取曼谷的論點

綜合泰共在泰國領土上的叛亂活動消息，要獨立起來看，並不值得重視，就最嚴重的東北地區看：是威脅農民不得向軍警報告其行動，並收買青年參加其組織，其餘是殺害反共人士、警察、情報人員，懸賞殺害官吏。到本年六月上旬，有一枝十九人組成的巡邏隊遭到暗算，全體遇害。

至于泰國西部，雖在情報方面透露，有不少共匪訓練的泰共份子，由緬甸滲入泰邊，但那一地區，並沒有發生若何恐怖活動，祇有居民向警察報告，看到泰共頭目裴約姆率領二十多名武裝，在緬泰交界地區出沒。在泰南方面的共黨，是馬共殘餘份子，充其量不過假泰馬邊區作為立足點與訓練基地，勒索居民供應軍需，企圖向馬來亞捲土重來，當不會向泰國內地進軍。

這是曼谷方面很多人對泰共在邊區活動並不重視的看法。他們更認為曼谷不僅是泰國政治中心、交通樞紐、戰略要地，其中部平原的沃野千里，是全國經濟的心臟地區，所有工商經濟事業都集中在曼谷。因此，在歷史上，誰能掌握到這一地區，便可掩有全國。如一三五〇年（元至正十年），建都于大城（距曼谷七十里）的阿瑜陀王朝，終能併吞北部的速古台王國，

鄭王建都吞武里（與曼谷一河之隔），卒能擊敗緬人，收復泰北，遠征寮東，南入馬來。現王朝一世王建都曼谷都是憑中部平原，控制全國。

到二十世紀，由于交通通訊及工商事業發展，曼谷更形成必爭之地。如一九三二年的革命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變披汶政變，一九五七年乃沙立率陸軍革命，都是得到了曼谷，取得中央政權，全國傳檄而定。更由于曼谷是皇都所在，所有泰人，對泰皇與皇后無不敬若神明，傳天子詔命，全國人民必會歸心，這就更形成曼谷為有心問鼎者必爭之地。因此，他們認為邊區泰共的叛亂，祇是癬疥之疾，何況他儂領導的現政府，上得泰皇的倚畀，下得民衆的擁戴，經濟穩定，社會繁榮，與自由世界邦交和睦，有舉足輕重之地位，造成泰國自立憲以來最輝煌的時代，共產黨的中央顛覆陰謀已無隙可乘。這更顯示邊區共黨的打劫劫舍行動不足為慮。

雖然中共匪幫近年一再叫囂支援泰共叛亂，但銜情度勢，充其量不過由它豢養的泰共在其秘密廣播電台，攻擊泰政府與盟邦訂結反共同盟，出兵援助越南抵抗共黨侵略，挑撥分化，淆亂聽聞，再將泰國反政府的官僚政客統一組織，組成所謂「泰國愛國陣線」，供給經費，作為他們叛亂活動的資本，還沒有跳出心戰統戰的範圍。此外也祇是派遣特務，潛入邊境，協助武裝

叛亂，至于共匪出兵侵泰，在美泰已有重兵駐紮的東北地區，它既不敢輕啓戰端，就是僞裝泰共部隊，在隔着緬、寮、柬、越的關山遠阻地形下，運輸補給都不可能。

這種看法，可以使對泰國和泰共沒有深切了解的人，認為理由充足，但要深入一層看，便會感到似是而非。

二 共黨攫奪中央政權的陰謀

誠然，共產黨要赤化泰國，從曼谷發動政變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這是上策，可惜它採取這一上策曾經一再失敗。

(甲) 乃比里使政權變色的企圖失敗

一九四九年便進入匪區的乃比里，從他在泰國政壇上的翻雲覆雨，便不難看出共產黨在泰國是如何想攫奪中央政權？一九三二年的革命，本來是乃比里組織的人民行動黨奪取政權的企圖。但因為實力不足，不得不聯合變波汶領導的國民黨一致行動。到他任財相時，立即主張實行土地國有，課取商業重稅，壓迫華僑，減輕農民租稅，處處都是運用褊狹的民族主義以取悅商人，壓制商人，買好農民，其陰謀是想從選舉中獨佔政權，再赤化泰國。但因他的共黨身份被揭露，遭到國人攻擊，迫使他不敢不將泰共攫奪中央政權的計劃暫緩實施。

至二次大戰期間，他一面慫恿變波汶與日本軍閥合作，一面組織「自由泰」聯合抗日陣線，以泰共為中心，團結愛國人士，建立祕密抗日武裝，與盟軍暗通聲氣。到二次大戰告終，乃比里成爲一時天驕，在其名為政友黨爲政敵的變波汶以戰犯失勢後，由他獨攬政權。但因當時八世王不同意他的赤化政策，他竟派遣兇手刺死皇帝。在羣情忿激中，陸軍警察乃發動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政變，重擁波汶上台，乃比里逃亡國外，使泰共攫奪中央政權的首期計劃徹底失敗。

(乙) 捉放變波汶及其利用的經過

一九五一年，乃比里在共匪卵翼下繼續進行赤化泰國的陰謀，依然採用奪取中央政權的手段。是年二月，海軍劫持波汶的政變已初步成功，但以陸空軍和警察的聯合進攻，使海軍無法佔領曼谷，終至令波汶安然返回，重掌

政權，這是泰共政變的又一次失敗。不過有人認爲波汶的獲釋，與共黨有過某種妥協，從他獲釋以後，對泰共及共匪在泰爪牙的狂妄行動不加干涉，使泰共黨徒從兩千人擴張到萬人以上，而附和它的左傾份子，據估計當超過十萬。

至一九五二年，反共的陸軍及有識之士恍于赤氛日逼，禍在旦夕，友邦亦認爲情勢嚴重，紛紛向波汶施展壓力，遂通過以對付共黨顛覆活動爲目標的「反泰法案」。軍警根據此一法案展開對共黨份子一連串的逮捕，方使共黨活動轉入地下。但到一九五四年，共匪一手導演的「亞非會議」在萬隆舉行，波汶政府亦派遣當時的外長那拉親王出席，並授意他與周匪恩來就泰國華僑地位問題有所接觸，接着共匪對泰展開貿易攻勢，大陸貨與匪特同時湧入，並以重利勾引華僑商人與匪區貿易往來。這一期間，波汶又高唱民主，將前此被捕的共黨份子一律從輕發落，使「反泰法案」等于廢紙。

很顯然，共匪是利用變波汶在民主口號下容共，使泰共從容乘機以政變手段奪取中央政權，在中立口號下離開泰國與美國及中國的密切關係，使其在沒有軍經援助和華僑親匪的情況下，祇有聽任他的擺佈。從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七年陸軍發動革命前，中泰匪共份子在泰國真是橫行無忌。祇要看乃比里公然派其妻子回到曼谷，共黨份子戴着八角帽穿起解放裝招搖過市，便可想見其猖狂程度之一斑。

(丙) 對革命政府分化策略

到一九五八年，沙立政府已經穩定，乃採取了堅決的反共政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共黨份子，封閉其宣傳機關，更禁止大陸貨入口，以斬釘截鐵的命令斷絕與匪區的一切往來。同時加強中泰、美泰及所有反共盟邦的關係，促進東南亞公約組織的反共同盟精神。泰共從此銷聲匿跡，但並不表示共匪已放棄侵泰企圖，祇是改變了另一路線——由緬、寮、柬、越進軍泰邊。

我們決不要認爲共匪謀泰，既已採取了邊區武裝叛亂，便放棄了中央顛覆陰謀，更不能認爲一九五八年的大舉清共，已使政府肘腋之下和京畿地區沒有共黨活動。須知共匪的潛伏是縱深配備，層層隱蔽，其活動如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，挑撥分化，從中取利，更是它的慣技。如沙立病重時，到處謠傳他僥與巴博兩者之間積不相容，對磨擦事件繪影繪聲，使人如聞如見。其實這些傳言的製造者便是共黨潛伏份子，企圖使雙方幹部由誤會而演成派系磨擦終至形成政爭。

等沙立逝世，這兩位反共革命的老伙伴攜手合作，並從謠言及磨擦製造的線索找出了顛覆份子時，這才發現共黨又一政變陰謀，且其中有軍政重要角色。再把這批共黨份子清除後，如果認為已經高枕無憂，再沒有潛伏在政府中的共謀，那就是極大的錯誤。他們正在等待着邊區叛亂烽火火的擴大，到政府忙于調兵籌餉，把注意力集中在前線時，他們在後方再興風作浪，如破壞經濟，抬高物價，使人民生活不安，利用政客和野心份子，要求民主，煽動學生，舉行反戰示威，乘政府手忙腳亂時，它再發動政變，一舉便可使全泰變色。

設在車里的泰共電台——「泰國人民之聲」，經常播出泰國政府消息，其中有不少的消息是國務院尚未公佈，該台便已播報而加以詆毀指摘，共匪報紙電台，每每在同時以同樣的口吻，假該台曼谷消息發佈新聞和評論。我們能說這不是出于匪共潛伏份子的內線情報嗎？一向不參加政治活動的泰國學生，去年曾在朱拉農工大學發生一次學潮。雖然起因祇是爲了反對一位教授，但學校當局竟無法平息，直等到他僱總理親蒞該校對學生剝切訓示後才恢復上課。誰能保證這其間沒有共黨職業學生的煽動？他如皇家公園的露天講演者，高呼民主自由的人士，這些都是共黨可以利用的對象。

共匪以大批黃金偷運入泰，在香港兌換近一百萬美元的泰幣。與其認爲它是資助泰共作武裝叛亂的資金，不如認爲它是準備配合武裝叛亂到某一有利時期，以此用于破壞金融，擾亂市場，抬高物價，其理由將更充份。因此，我們可以看出共匪謀泰，先是以政變奪取中央政權爲主，以邊區叛亂爲輔，而今，祇是企圖以邊區武裝叛亂，迫使政府忙于應付而困擾不堪時，再發動中央政變。

三 結合寮、緬、越、泰共黨武裝

三路進軍

共匪直接出兵侵泰，這是不可能也是它認爲不必要的。利用它在車里豢養的泰共偽組織，訓練泰共武裝，從寮國、緬甸、柬埔寨三路進入泰北及東北西北，與邊區土共裏應外合，聲東擊西，與盤據泰南的馬共南北呼應，這才是它侵泰的戰略要點。

但有人認爲泰共在車里成立大部隊，要從泰國吸收大量青年前往匪區既很不可能；若以中、寮、緬各國青年編入泰共武裝，進入泰境後，語言不通，便失掉了游擊戰的有利條件。何況寮共只局限于寮北，緬、柬是中立國家，都不容泰共武裝假道。其實這兩個問題，都是由于不了解泰民族和緬、寮、柬各國的地形而發的。

泰人和雲南擺夷，寮國佬人，緬甸揮人都是同文同種，考此一民族來源，原爲中國氏族，唐稱南詔，建都大理。自元滅大理，造成此一族人的大遷徙，分別在寮、緬、泰開疆拓土。但他們並沒有因爲分遷而斷絕聯絡，其間會共同建立過十二版納王國，以車里爲王都，版圖連接着寮、泰和緬北，此後王國雖不存在，而車里的版納王刀氏世代相傳，每隔三年，寮、緬、泰人仍有代表前往朝覲，直至抗戰以前，版納王刀世勳依然被尊敬不衰。二次大戰期間，日軍且將這一族人散居在各國的地區劃歸泰國，由其派軍駐守統治，這就是所謂「大泰主義」。

泰人自稱來自車里白沙鄉，對來自車里的夷人不須入境證，一致稱爲「比比囊囊」（泰語親人之義），對緬甸揮人和寮國佬人，亦任其自由入境居住。可見血濃如水，其民族意識超越了國家觀念。共匪把他們同一民族的青年編組泰共部隊進入泰國進行游擊戰，是不會有若何隔閡的。

至于部隊通過寮、緬各國，更無問題。雲南馬幫從來就是憑指北針從森林中開闢道路，偷關越卡，毫無阻攔。先前因爲雲南反共軍嚴密地控制着這些山區，所以匪軍未敢假道，而今這些義軍都已被迫撤出寮緬，泰共大部隊從山區通過，各國軍警是不會知道其行動的。寮共武裝常常出現在政府軍防區的後方如那曲、百綱等重地，他僱總理去年訪寮時，寮共竟將大砲運至其下榻的泰國大使館附近，到千鈞一髮時才被發覺，便不難想像這些國家軍警的警戒力。

四 東北對共黨的有利條件

泰共根據地的東北，有泰國是一個特殊地區。從地形上看：是崗槽起伏、原始森林密佈的高原地區。由大城東折的訶甘山脈，更由柬埔寨境東走而形成的農力山脈，將泰國東北部的西境和南境劃分，其形勢從接近中部的柯

叻漸漸向湄公河寮東接壤處傾斜。故由寮東進入東北比較由泰中翻越高山大嶺更便捷得多。赤砂岩的土質既不適于耕作，而缺水情形又極嚴重，每到旱季，居民飲水都極困難。

這包括十四府的高原，祇有臨近湄公河與寮國接壤地區比較適于耕種，其餘地區的農家多靠伐木燒炭園藝等副業維持最低生活。而居民又極複雜。除泰人和華僑而外，有寮人，柬埔寨人，安南人（北越），另有住在山裏的傣家、黎蘇、阿卡、裸黑等。最因擾寮國政府的，是四萬多二次大戰時遷入的安南難民。日本投降後，因為北越又燃起戰火，有家難歸，越共乘機而入，使他們由信仰胡志明而為泰共工作，這是越共支援泰共的立足點之一。此外湄公河的船伏都是北越人，據說是法越時期，法人招募而來，這些以船為家的越人，幾乎都被越共控制着為泰共服務。

寮國和泰國的關係十分親切，除寮人和泰人同文同種的民族關係而外，在一八八七年法國未佔領寮國以前，寮國一部份地區是泰國的版圖，到二次大戰期間，日軍又將寮國劃歸泰軍防守。泰東北地區既居住了很多寮人，而沿着湄公河地區的居民，又都向寮國永珍、那曲、素旺那曲、百網等市區互市，因為一水之隔，交通便捷，藉着居民的往來，寮共對泰共的支援十分便捷，軍警也就難以防守。何況寮國百網省區突出于湄公河南岸，沒有河流的阻隔，更是防不勝防，寮共經常竄到這些地區，其目的便是為泰共護送補給。

柬埔寨自一七六九年，被鄭王併入泰國版圖，至一八六七年始由法國佔領，在此幾近一個世紀的漫長期間，泰柬兩國接壤之地的居民遷徙自極自由，所以在泰國東北的四刺荷幾府多有柬國居民，柬埔寨境內亦多泰人。近年來，施哈努倒向北平，且受匪唆使，與泰絕交，竟發出將泰國人斬盡殺絕的狂言，更不斷向泰邊挑釁，泰共利用居于柬境的泰人和泰邊的柬人進行叛亂，施哈努自然是幸災樂禍，何況柬泰交界沒有河水阻隔，翻過一山一嶺便可出入，軍警更無法防阻。

住在東北高山的傣家和黎蘇，是說中國話、讀中國書的民族，過農曆年，拜天地君親師，見到中國人都稱鄉親，招待週到，共匪份子要藏匿在這些山區民族之間，那是無法清除的。

東北多山而人口最密的色軍府，是乃比里的家鄉，是「自由泰」抗日游擊隊的基地，去年泰國軍警在此一山區發現兩處小型機場和地下道，很顯然，泰共在這裏也是重要武裝基地。這一帶的山，到處有天然大石洞，泰共利用它作為械庫，一九六一年，泰國軍警逮捕東北共產黨時，曾經在石洞中搜查出大批武器彈藥。

泰共採取的殘殺威脅手段，對和平慈悲的泰國農民有着極大恐怖控制力量。那裏的農民連殺雞都不敢操刀一割，要作成活結再置以飼料讓牠將頸部逼過活結時而被勒死，然後再合十唸佛，聲明是雞自動起昇，以洗脫自己的

罪過。看到中國人殺雞時，必定背過臉去而不忍看流血。泰共屠殺向軍警洩漏他們消息的人，竟至割肚破腸示眾，這對他們是如何的恐怖？因此他們寧願違抗軍警的命令，（泰國法律很不容易判死刑）而不敢開罪共黨。

目前泰國已有重兵移駐東北，美國也有重兵駐在其東北的空軍基地，但這裏的原始森林中，經常有蟻羣咬死蟒蛇，共黨選擇這一地區進行武裝鬥爭，正是採取蟻羣圍困蟒蛇的戰策。

五 泰西泰南共黨武裝的策應

六月中旬，泰國副總理巴博透露共匪訓練的泰共武裝，經由抗戰時的滇緬公路進入泰西北。根據這一消息研判，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批泰共武裝不是來自車里，因為從車里到緬泰邊境，匪緬已接通了由打洛至猛勇經景棟到東義的公路，兩天半可以到泰西。不會迂迴到滇緬路的。如果消息確實，那批泰共部隊必是來自保山，已與緬共合流。

共匪有三個名為邊防區實為訓練各國共黨武裝的基地。設在保山的滇西邊防區，是專為訓練緬共幹部的，設在車里的滇西南邊防區，寮泰共幹部都在此訓練，設在文山的滇南邊防區，是訓練越共武裝幹部的。去年緬政府收編吉仁叛軍，據說一部份吉仁叛軍拒絕收編而與緬共合作，其活動地區正與泰西毗連。如果泰共進入泰西的武裝是從保山而來，證實吉仁軍確已投共並派幹部到保山受訓而與泰共一部份合流，以吉仁叛軍控制的帕鹿一帶為基地，進入一河之隔的泰西夜東地區。

緬境帕鹿多是泰族居民，原為泰國國土，是一九〇七年被迫割給英屬緬甸的，那裏的泰人至今尙家家懸掛泰皇像，其往來貿易都是出入泰境。泰共控制了這一地區，又得到吉仁叛軍的支助，很容易把叛亂擴到泰中威晉曼谷。

至于泰南的馬共，其盤據的目的決不止于暫作訓練基地，我們要了解它所盤據的惹拉、陶公、北大年、沙敦四府，本屬馬來亞，是一九〇九年英泰協定，將這四府劃歸泰國，用以交換原屬泰國的吉打、玻璃市、吉蘭丹、丁家奴歸英的。這四府的居民是馬來族的回教徒居多，馬共正在煽動他們脫離泰國而獨立。

共匪最近年餘以來，不斷攻擊泰國將東北地區供給美軍作為援越基地，並聲言大力支援泰共武裝鬥爭，陳匪毅更于去年底預言泰共武裝在今年年底以前，可以進行相當規模的武裝戰爭，很顯然，在雨季中，它將展開對泰共支援工作——包括械彈的接濟與運送在匪區編練的泰共武裝，並令寮共、緬共、越共等協力支援，以開闢越南第二戰場，牽制美軍後方。希望大家決不要忽視而合力加以阻遏。泰國不守，整個東南亞都將淹于赤浪紅流。